



止園集卷二十三

書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與晏中尊書

壬寅

不佞某竊聞之父母愛子教之以義方君子之愛人
以德夫台臺固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而于寒家尤
加恩顧倍蒙煦育其家則家視之其子弟則子弟畜
之二天之庇豈百世之銜結所能報萬一哉然而有
不盡然者新進少年血氣未定或大體未能諳練小
事不能含忍興詞瀆聽往往有之而台臺又深維砥

上國集 卷二十三
一
犢之愛曲推及烏之私謂過而拒之毋寧過而聽之
此甚盛念也然台臺立心至仁用情極厚得無有以
恩掩義而稍稍爲姑息者乎此不佞之所大懼也夫
一家之中不佞當通之以情一國之中台臺當裁之
以法夫使不佞溺于情而使台臺窮于法使不佞恡
于情而又使台臺曲于法則間左細民含冤受痛者
不可勝計而其間或有奸人悍僕借之以行其私鴟
張狼噬不可窮詰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不佞亦且得
聞而不得禁無論累台臺平明之理傷先君清白之
名而得罪里閭造孽子孫釀寒家無窮之禍此又不

佞之所大懼也如某事某事台臺安得不一問也不
佞自台臺下車以來幾及六載曾敢以片紙隻字與
一詞告一人以煩清聽乎未也此台臺之所稔知也
橫逆之來背逆而去者亦時時有之而卒隱忍不欲
爲台臺言者以爲生事事生省事省卽幸而快心
于一擊人將謂我怙台臺之恩以自逞其臆故忍而
至此此又不佢兢兢奉法仰承台臺之苦心也今請
與台臺約凡寒家事有必不能甘萬不容已者愚兄
第連名進謁合詞具呈聞之台臺然後察之如果不
謬然後准而行之卽不然而以單詞庭見情不忍拒

法無所害者亦乞少提罪犯以免牽累多人速賜問
結以免拖累多日或量爲調解以厭其意或薄示懲
戒以全其體此又不佞委曲于情與法之中而亦台
臺恩威兼濟仁義竝行之術也夫台臺方以父母之
心恩斯勤斯而不佞輒敢進迂濶無當之論又若矯
激不情之語豈非所謂仰天忘跼背人不祥然而寒
家偶微天幸濫叨人爵涯分已踰若不痛自貶損而
尚思藉台臺之寵靈以明得意卽台臺必憐而宥之
而盈滿之忌高明之瞰在所不免此又不佞之所大
懼也瀝血剖心不識忌諱惟台臺深念詳察直爲不

佞子弟訓之以義愛之以德共懷子孫長久之計俾
世世受台臺之庇積慶造福傳之無窮則先君死且
不朽不佞某亦死且不朽家門幸甚地方幸甚

與都察院左堂詹

以下按部

職蒙台臺拔擢奉命巡方入境三月例有舉劾職以
地方所轄不遠司府所報多賢不敢苛求致有濫及
昨據兩道申詳二弁一奉明旨一關人命且云兩鎮
耳目難掩二弁財勢甚廣倘有解縱不無嫌疑遂于
本月二日具疏叅劾初不知爲門下之士遂不及全
屋上之烏忽接憲札曷勝惶悚但職止舉司道招詳

原無偏倚且以君命民命爲重遂忘忌諱職之罪職
自知之况台臺乎謹此據實申稟伏惟原而宥之至
于部覆之重輕行勘之虛實職必不敢執成心以負
台命也

與山西布政司

大同府屬向以才望入晉闡者歷歷可指而近數科
遂寥寥矣卽執事簾外者亦鮮矣丙午解額大同無
一人焉諸生不自咎業之不精歸咎于有司之不公
此不足信然而掄材大典卽它省且不吝徵辟豈其
以本省而獨遺之又豈其以有分隸而遂秦越之非
所以昭大公也該府已經申呈按院准行貴司諒必
有復舊制而新耳目者不佞叨攝學政輒復覩縷及
之惟門下裁察幸勿謂雲中無人也

與督撫

不佞戇愚原非逢世之具而加意節省似亦秉憲之
常乃安令不勝悻悻遽欲拂衣是但知鼠之有皮而
不知鼎鑊亦有耳也望輕召侮夫復何恨第不能不
爲憲紀惜耳具疏自劾并直陳始末以俟 聖裁非
敢求多于賢令也事迫不及奉聞率爾之罪又安可
追惟台臺俯賜原宥不佞卽跼伏田里仰賀曲全之

德無涯矣謹專役齋揭負荆以請

與通叅趙觀一

不佞賦性慙愚不諧世俗稟質柔脆不慣邊方觸事感懷思親成疾昨者具疏乞歸蓋非不得已不意彭丈見阻且傳示台諭謂此舉太急不佞夙受國恩素蒙台鑒何忍一旦自廢但世途險側機穽刻深何苦戀此雞肋委之虎吻此又不佞早自引決速求退休之微意也既承台諭當暫隱忍以俟更望翁臺秉持公道以安善類則不佞雖去之日猶榮于三遷矣伏頌瀝衷不勝瞻注

答馬制臺鳳麓

昨駐雲中見中丞總戎津津道封事日暮可就忽有明暗台吉之爭事復中變總之素囊爲之祟耳夫婚不成印必不出王必不封卽勉強遷就爲分析市賞請印襲封之說而空王無益仇殺相尋恐亦非中國之利也說者謂欵貢之約久藉老婦方爲不必然之慮而今襲封之議僅仗病酋又爲未必成之謀當事者安得不爲之蒿目乎操縱予奪台臺必有妙用而且故緩之以示中國無藉于彼之封或別要之以令彼不得不就吾之封則庶乎體常尊而患可弭耳不

識台臺以爲然否茲抵雲朔漸遠台光面吐靡由手
書難罄惟有耿耿而已

答馬鳳麓

從來疆場之事審機宜者少持文墨論議者多所以
邊臣每每掣肘台臺操縱妙用調停苦心真有未可
以語人者斤謂難與慮始可與樂成總之封事有定
論而人情自帖服矣兩道被論四印將安所歸地方
之可慮更有甚于荒旱者昨託中丞公請教暫留茲
復僭擬一疏具揭呈覽伏祈裁示

又

伏承台諭原任總兵麻承恩部咨調取聽用查得本
官原係科臣叅劾奉有欽依勘問人犯延捱數年未
結正在催提恐非題請 明旨擅難輕調至于健丁
寄營業已籍名閱冊無事則張口以糜本鎮之糧有
事則掉臂以赴它鎮之用萬無此理况虜封未定邊
事可虞豈能舍已田而耘人之田乎隨奉台諭行牌
坐營申飭而事係邊務或台臺亦宜一主持之耳兩
道四印委無所着卽去志甚決而該府亦難以一人
兼攝四道也適已具揭請教并此布復

與徐職方躍玉

伏承台札下詢雲中封事仰仰冲懷乃小疏之意似未蒙詳察者夫宜大自欵貢四十年來邊陲救寧民物康阜詎曰非欵之利說者必以欵爲和良過小疏但云白言之賞宜革順義之賞宜停革之一字尚不欲加于順義而况曰絕之貢速之携乎雖然釁不可啓而體制必不可不惜名義必不可不正伉儷未就雖曰素囊輩爲梗而縱素囊者誰乎依阿素囊者誰乎夫素囊之爲梗非欲自立爲王也不過欲攘順義之賞耳遲封一年則多攘一年中國雖無藉于虜封而不封終不結局王不封賞不停彼亦何所不利而

必擁戴卜曾爲王乎欵貢市冊各有條目不佞之意謂忠順來則賞忠順素囊來則賞素囊若順義無王而復賞之則愛賞者何人賞之者何故非所以爲名也若白頭表文可以屢上則欵賜王印當委之于草莽非所以爲體也若夷婦恭順主張欵貢宜領全賞則當時但封一忠順夫人足矣何以王爲非所以爲制也若謂照常開市苟完年例則例復爲例年復一年何時結局非所以爲計也夫封事成他人之功不成他人之罪不佞及瓜而代何與吾事但身在地方稍得情形不敢不一陳其梗概昨曾移書制臺云小

疏所云停賞非謂必宜停也非謂槩宜停也吾且倡此議以聳動之彼且貪吾餌而就吾約但使威出于朝廷而恩加于督撫使不佞任然而督撫任德操之縱之未必非激發之一機耳制臺卽以此意面諭各夷無不惘然失色若咎素囊之爲梗者語薄喉而不出則其情易知而其欲易參又可必矣若謂上邊要挾恐致人心疑駭則邊臣所以安定人心者惟恃一貢市而已乎非不佞所敢言矣不佞常自笑愚戇多言言未必中而又不肯不言真是一癡然咽中有梗必吐而後快卽使言之不當以此獲罪實所甘心非台臺品鑒在風塵之外推心在肝膈之間必不敢以此言進惟台臺其財擇之

又

原任總兵麻承恩向以行賄爲錦衣所許孫掌科所叅奉有欽依勘問延捱數年未結正在催提間忽接制臺書謂貴部移咨調取薊鎮聽用詳玩來咨亦謂聽勘未結難于破例第以薊門多事不得已而應之耳夫旣奉有明旨會勘或須請有明旨免勘而後可調取乎奸弁玩法抗旨何所不至所幸今日內外鉅公皆抱元老之壯猷軫安危之深慮借才破格絕無

上國集 卷三十三
嫌疑恐爲異日開此一竇而不佞不能爲朝廷守此三尺則所爲惴惴不自寧者耳伏祈臺下再爲斟酌明示以便遵行至于原養家丁寄食各營已籍名大口待哺以糜本鎮之糧有事則掉臂雄行以應他鎮之用有是理乎况雲中夷釁漸生虜封不定備禦尤急調發非宜此則必不能曲徇者也臺下居中籌畫東西肘腋皆屬一體諒溥同仁而不佞爲法紀爲地方輒復翬翬統祈崇炤

答馬鳳麓

前者小疏停賞之說見雖迂繆心實無他荷蒙台臺垂諒可幸無罪而省中謂其輕言挑釁機關頗惡昨回鎮城崑爲束裝席藁之計卽擬乞罷又恐留中不報將爲兩道之續欲懇台臺及中丞公以病亟代題而中丞公尚未見允不敢遽聞不意台臺復加之貺也感悚且滋甚矣不佞原係書生何知邊事強欲哆口以佐未議徒取悔尤故有寧負台臺下問之虛懷而不復敢輕言者酋長謀動干戈得無挑釁之左驗乎而台臺且以夷狄相攻爲中國之利夫台臺果以爲利職方必不以爲憂長城倚賴實在台臺倘封事

一脅而成不佞卽九死有餘榮矣直吐愚誠仰祈矧宥

與馬鳳麓

目今二運愆期三軍缺餉旣不能神輸于上又未免耗蠹于下實爲大患前守口張憲使來別曾傳示台臺之意謂廢閒將領虛冒糧餉法應釐革事在直指不佞一聞台諭急于奉行不暇問事之宜行與否可行與否其果出于台臺之意與否遂檄各道查行迄今數月不報始疑其事之未必宜行未必可行未必出于台臺之意則不佞孟浪甚也且此事係舊制臺

所爲貴衙門必有成案可否虛實自是瞭然乃不請之于台臺而反求之于各道倒持太阿而授之柄誤矣茲特端官請命倘以爲果宜行果可行果出于台臺之意乞明示之不然不佞亦姑置之不敢多事以招尤也謹布腹心惟台臺指教

又

麻承恩事原係撫按會勘昨請之連中丞中丞云聽勘官勘問未結難以起用此定例也昨復移書職方求其明示倘可中寢更省一番議論不然亦須請旨註銷前件而後不佞與連中丞可無辭矣台臺或

暫停起送以俟論定數日猶可待也或傳諭承恩速出完勘以便起用半月便可結也不佞非求多于承恩不過欲早結公案以免考成之罰而已伏祈垂矧幸甚

答蘄遼王制臺霽宇

遼左危急上貽君父之憂凡爲臣子者恨不奮身行間滅此而後朝食有如東西易向彼此分歧是不忠之大者不肖某亦且有血氣義所不敢出也台臺爲國用人至公至當何嫌何疑但麻弁抗匿已久催提甫下一聞調取自謂莫櫻爲之上者不但有奉旨不

結之懼抑且有執法不行之耻或亦台臺之所同惡也昨者請餉疏末微言及之聊以折其汰驕豈能沮其嚮用乎台臺不知其未結偶爾移調不肖又何敢言若謂征倭征哮征播拔之戍錮出之囹圄事誠有之恐亦須一請明旨耳况台臺忠能格主力可回天請餉請兵請甲請馬無求不得何難釋一罪弁倘藉寵靈轉達樞曹題覆旦夕得旨免其勘問特爲起用則東虜可靖前案可結不肖且釋重負追于考成之罰而又可少效被髮櫻冠之誼實至幸也伏讀大疏尚多寬假更蒙台翰鄭重遠及不肖惟有汗顏屏息

泥首席藁以謝譽戾而已

與徐職方躍玉

向者咨調麻承恩事已承臺下開諭備悉始末可以無言昨因清查邊餉此弁占役獨多而屢次提勘抗匿如故遂憤其蔑法一併及之非敢有他疑也王霽老書來謂不知其未結偶爾移調此老成真實之論若謂征倭征哮征播拔之戍錮出之囹圄此卽臺下咨調廢將不可僂數之說不佞亦聞之熟矣但不知彼時咨調亦曾一請明旨否不佞于麻弁何嫌何怨妄謂朝廷之法宜如是耳倘貴部題覆乘此機會請

旨免其勘問卽爲起用則遠左旣有得人之慶不佞可無失職之辜邊事國法兩無所害亦便計也諒臺下必有定畫而不佞僭陳鄙見剖白初心如此惟臺下原啓

答霍撫臺南溟

不佞沕闇疎鹵無當于廉察而大計重典何敢自用且以台臺衡鑒在上師保在前而不求就正折衷是又自外于教誨也伏承台札評品精覈不佞當奉之爲司南矣日以計閱在邇無知武弁營求竿牘無日無之不佞痛憤陋習凡有囑託者俱列彈章而不意

吾輩中亦有自揣瑕疵遍行請謁若謂可以束縛不
佞之手足而不知其不盡然也白簡從事卽忤貴人
之意弗遑恤矣不識台臺以爲何如

與陸道長瑞庭

向承台諭沈青霞公祠宇已行佑葺且爲之清占地
追夙逋矣昨校諸童得一佳士析卷填名爲沈存胤
卽青霞公之孫復許之幫廩應試在弟原非有私然
亦可占忠義之餘慶且可副臺下憮憮業梓之厚念
也因便附聞

答大同府高

鄉賢大典最宜慎重况由邑而進之于郡乎貴府品
騰極當但查前代諸賢有僅以保障稱者宜列之于
武功僅以治行著者當祀之于他邑與鄉賢稍不涉
而懷仁兩公錄錄未有表見或以邑無祠而姑收之
乎鄂國忠于世民亦所謂周之義士也幸再酌之以
俟商確舉行何如

與南科黃雨石

起廢之舉疏幾克棟而穎且髡矣竟不能一回天聽
殄瘁謂何然而求志達道在春秋時已難其人矧涉
叔季之末流乎年丈欲于訪冊之外搜羅遺逸誠敷

求哲人之甚盛心也據弟耳聞臆見如原任巡撫王繼光以忤婁江去原任太僕寺卿王明以忤四明去皆未究其用而原任巡撫許弘綱原任太常寺少卿史孟麟又大節表表者也至于清修恬雅心行粹白如原任按察使梁祖齡原任叅政李汝相原任副使歐陽東鳳原任知府曾臯原任知縣鍾允復皆宜及時起用謹爲年丈誦之以自附于舉爾所知之義惟高明裁之

與霍南溟

廢將冒糧積耗三載人知之而未必肯言不佞言之而未必可行乃法之不行執法者之羞也輒爾繆陳一疏以可行與否聽之廟堂蓋不佞之言盡而不佞之事畢矣他非所敢計也謹希官具揭呈覽伏祈睿照并賜裁教幸甚幸甚

答馬鳳麓

不佞第于官評賢否不敢曰知而去任者尤不敢自用但據該道所揭奉而行之或有縱舍恐謂弟有所庇也舊延慶治狀在台臺必有灼見近日相知中亦有爲之地者弟終不敢以私囑廢公揭以臆見棄風聞意相知者必能諒其不得已之情耳若湯質老之

山園集 卷二十三 十四
厚與否第不敢知不敢聞昨且有奉質老之手書來者第亦不敢徇意質老以道義相成或能諒第之執法而不見罪也延慶之事惟台臺酌示可否第信該道又不若信台臺之深閱冊雖完疏草通未料理欲俟遠左先報而後從之亦受事之序宜爾不識台臺以爲何如

答霍南溟

不佞淺見闇識原無當于激揚踈節直腸更不善爲藏蓄一念執法秉公之心但可以對天日不敢求人知也此中去輦轂最近竿牘踵來若欲徇人之情必

且盡人而舉無一列白簡者而後可台臺以爲可乎不可乎不佞卽執此以定人之品凡恬靜無求者必其守分奉法者也凡夤緣有路者必其積垢叢庇者也近據各道揭報其所稱不肖者大約此輩若徇狗人之情必且盡棄各道之公揭獨行其意而後可台臺以爲可乎不可乎且不佞以此臧否人人卽以此臧否不佞稍有不當溺職何辭昨有相知爲人閱說者不佞直對之曰如係他人之升沉無不可委曲或係自己之利害恐亦當體諒相知者無以應茲敢爲台臺誦之

與孔紹虞

按臣持斧一方文武將吏皆得糾劾從未有掣其肘杜其口者有之自今日始夫遠將功罪誠不可知而按臣詳述申文稟揭似亦萬不得已乃復謂其承望纂造迫脅羅織必旁觀者爲審而當局者爲迷必目擊者爲非而耳聞者爲是則凡有大奸大貪據揭論劾者皆得以此抹殺而顛倒之恐將來一事不可行一人不得論目今大計誰復敢形叅列誰復敢報賢否是不獨係衙門體面而所關于世道治忽不小也此說若新進者言之似涉黨同在台臺言之實裨國

是伏讀台臺近疏屹然砥柱輒敢僭陳狂瞽仰祈垂察

與馬鳳麓

前承台諭舊州之事候命數日未蒙開示豈以不佞第之有成心敢于違台命乎第原無他腸深欲爲曲全之計但因各道揭報相同而府廳中且有以得人爲快者吾輩偶居人上雖操可用可舍之權實立共指共視之地不佞尤畏義畏法不敢不兢兢也如果有挾讐誣害之事第謂宜行該道一究揭之所由來庶可以表循吏發宄謀而吾輩之心事亦磊磊落落

有辭而無可疑但恐該道之體稍不便耳不識台臺以爲何如

答懷兵張翼明

舊延慶有說側聞輿論頗亦相同而制臺終以修邊鹽菜一節疑有讐誣欲再覈訪此亦慎重之意不佞竊謂廟堂不信撫按撫按不信鹽司則彼此耳目無已時也門下何以應之幸速議見報以便會行

與霍南溟

舊巡道之事初有一二未妥蒙台臺開諭業已釋然旋被科彈深爲扼腕慨許閱叙中爲之伸雪新巡道

見在可問也乃其後最可駭者縱令金瑄脫逃與之並駕而去此該道面對不佞言非風聞也未幾而託敝鄰父母以書一封折儀五兩公然投遞閱其副啓卽該道親筆問其差人卽該道承舍遽欲發覺恐傷雅道姑返其璧而善辭之又未幾而三千里外貴人之書復從該道郵筒中來矣夫不佞所佩服者台臺肝膈之語所期許者新巡道意氣之知固非可以勢劫可以私干者也且不佞有法而使人撓有然諾而使人不信此無他或猜不佞太深視不佞太小而侮不佞亦已甚矣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不佞負該道

乎該道負不佞乎不佞慙直招尤無能諧俗不計利害何論恩怨獨以仰負台臺惓惓之意終不自安輒爲詳其顛末如此台臺試以此質之該道恐亦無以自解然則該道負台臺乎不佞負台臺乎想台臺亦必能諒之也

與馬鳳麓

上谷官評仰藉台臺指教且各道濟濟任事可幸無繆雲中乏人遂未免煩咨度矣舊巡冀之去第頗惜之而去後屢乞人書來若疑第之有他而却之以不得言者第頗不能甘况其物議固非無因也藏垢納

污台臺若命之矣先見不如呂獻可愧哉愧哉

答馬鳳麓

第庸人也慙人也初聞陽和之書不察其本而疑麻弁之與第敵輒形之論劾一悞也既見台臺之揭不意其誤而疑陽和之與第敵又急于自劾再悞也總之涉世未深見事不定第之宜去自知之審矣雖然大揭之發抄台臺亦謂其中有故適接陽和稟帖且謂部覆有妨于憲體則就中作用業已安排第之宜去又豈特自知之而已哉若台臺視第如手足第亦戴台臺如父兄始終不敢有一毫疑貳此則第自知

之可與天日共知之者也惟台臺俯察而終教誨之
第雖去可無憾矣承示大疏謹謝教

答陽和道

門下毀出求全孽非自作但聞言引咎亦長者之道
不佞謂宜杜門謝事非謂宜辭印出境也不佞今且
自劾猶然未去豈不知明旨之當候耶部覆有妨憲
體門下何以預知之則不佞之當去更宜不俟終日
矣

與馬鳳麓

弟生平慙直不能輕徇人亦不敢輕疑人况台臺粹

行坦衷和風皎日原無纖芥可疑而反使在旁者得
操信之說以簧鼓其間弟將負不義之聲于天下故
亟破疑關令彼曹子咋舌愧心耳台臺補天浴日威
望不減張德遠其于彈壓羣夷倚毗社稷固自有聖
明簡注今一出而將士勇氣十倍豈慮虜封之不就
乎吾儕小人何知謀國但求無愧本來青天白日之
肝膽而已台臺稱引古人過爲獎借或亦勉勵之意
非弟所敢當也再辱翰教益仍冲懷謹歛衽九頓以
謝

答巡口陳靜臺

寧遠草場失火初議官民分賠雖有舊例細思之終是不妥且守備半賠罰亦太重貧弁可念而窮軍更可知也據鄙見以十分爲率守備償三典守軍士償其一而其六令堡軍以暇日採青補之或二年或三年如其額而止則軍出力而不用財官徵草而不扣價且補以漸而不急于旦夕或亦公平仁恕之法也至于參罰杖贖槩以天災不虞宥之昨商之中丞公亦同此意惟門下與該酌而議之何如

又

承諭採草變價尤見深畫但聞邊地之草每束值銀一分二厘折價給軍每束發銀三分五厘今議變價將照時估折納乎將照庫例折納乎况既責其打草又令其變價彼游惰者且以銀折草培剋者或因草扣糧弊端又從此滋矣及查寧遠堡東南至靖胡堡二十里支草馬三百十八匹西至滴水崖十五里支草馬一百八十一匹北至長伸堡十里支草馬九十七匹每月應支草五千九百六十束則寧遠六分之餘草僅可當三堡六月之正支或令各軍隨便採入三場或令三堡馬就近支于寧遠但欲其採之有漸不患其積之無用也徵銀終不若採草爲便惟門下

再酌之何如

與署院孫

職本豎儒不諳世務職生南服不慣邊方叨奉簡書
勉竭駑鈍任勞任怨職分所宜多悔多尤職心所諗
茲當差滿理合候題何敢瑣瀆緣職有迫切至情不
得不哀鳴于台臺之前者職母今年七十有一衰老
侵尋念職孤身遠塞日夜憂慮眠食不甘職又連喪
兩妻踵生九子大者未婚小者在抱職奉差離家付
託一二老嫗撫養出塞之後已殤其一伶仃孤苦無
母靡恃職每念及心刺魂飛恐死延捱積月成歲而

今杜門望代度日如年欲具疏乞休則天聽高遠欲
解官自便則憲紀森嚴惟冀台臺俯賜題請苟完代
事職得早離地方早見母子一日雖長伏草野亦無
所恨而台臺老老幼幼之恩且施于不報等于罔極
矣職非不知前差未俞後疏無望迺今日之事正如
密雲不雨大旱屯膏田師必且荷鍤佈穀以徼天澤
于萬一此亦職萬不得已之妄想苦心也伏惟台臺矜
憐而省納之無任懇切哀籲之至

又

職不揣卑渺遽以烏烏禽犢之私仰于清聽荷蒙台

臺不加督過俯賜矜憐許以單本序題閏月可代不
勝感激隨接邸報見皇上有每差一本以便點用之
旨深服台臺之高明先得宸衷之淵邃乃山東差本
又復留中不勝惶惑或者聖意欲各差另本一時並
題以憑隨意點用未可知也職見銓部推陞一正一
陪或先或後同請互進俱得俞旨似可做而行之且
各處按差如山東湖廣報滿踰年淹留已久如蘇松
廣東例轉候代跼踖無聊又如遼東熊御史盡心盡
力任怨任勞而虜攻之于外人攻之于內前跋後疐
左枝右梧台臺試一體念忍不早令之弛擔乎若職

之苦情雖則迫切猶可排遣不足言矣爲此僭陳愚
慮仰侯台裁至于宜大一差置棋不定尤非憲規併
祈鈞斷職臨稟無任恐懼悚仄之至

又

昨接邸報見十四差一日同題捧誦大疏詞極懇切
仰戴台臺垂念羈人俯從末議如此而猶不得俞旨
進退處生一聽之于天意矣台臺總憲一秉成規何
嘗不定職亦何敢以傳聞之誤輕竇崇嚴查得憲規
一欵差滿前三日稟堂明白差滿次日具簿送堂定
差此舊例也職差滿時因試御史未准實授無人可

註及二月初奉旨實授有人矣遲延一月尚不具簿
送堂職問之經廳聞有互換之說職謂應換與否亦
宜明白稟堂台臺必有裁斷豈持兩可致紊成規則
職所謂不定者自有在也且職差報滿在正月二十
二日經廳吏書徑註二月初二日或係差錯亦未可
知職請經廳查對堂呈方與改正職奉差經年何在
于旬日若論憲規月日難改如此下情豈能一一上
達而况遠在數千里外不及知無由訴者更可念也
職凡事認真矢口招忌大率類此情苦病劇亟思引
退但以王命當終憲規難越苟得代而後長往于心
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又

職奉職無狀逢時不辰兩鎮被災萬民銜恤請蠲請
賑籲天而天不聞號食號衣罪歲而歲不應職恨援
手無策若將納于溝中雖幸息肩有期可忍置予膜
外竊思贖緩久貯之府庫原備凶荒今日不用之地
方何取朽蠹亟懇發散少拯顛連若露章以沽名職
所不敢卽矯制而獲罪職所自甘伏乞台臺俯垂憐

山園集 卷三十三
察特准便宜職愚幸甚民生幸甚

答守冀道郭同竹

賑饑煮粥多有不便不佞亦稔知之故于宣鎮所捐贖鍰徑抵災免屯糧蓋以民而納之官未免加耗以官而散之民未免扣除惟一抵而出入所省軍民陰受其利矣大同之議煮粥因彼中原有此舉不得已而因之其實非不佞之初意也承諭尤見體悉民隱但開報給散之間更須一留心稽覆耳榮任未久慨捐廉俸且能使屬吏慕義承風仁人之利溥哉刻揭四冊奉覽并以示之同好者

